



瀨園遺集卷三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三韓陳廷策景白甫閱

鳩茲伍 隲相菴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詩文叙

結鄰叙

己酉夏南郡伍相菴透頰古堂赤牘兩集洵一種快
書庚戌冬櫟園周先生書自金陵至徵選三集題曰

結鄰屬予言先生博極羣書方集大成而注意此一
種不衰將無執射執御乎予思之熟矣古今菽苑當
務莫如經史卻無著手處騷若賦故鵬鵠車也格格
人間五七言有類制科之文春禽變鳴何鸞獨聽蓋
作者甚易難在選者乃若古文一道抑又難矣三百
年來惟名臣疏奏或駕唐宋他如序記傳志慶弔應
接之文作者合應焚稿何況選者獨是箋劄往復當
有可存耳人生佳處常在好友迨其臨東脚躡各盡
所懷以視促膝說彼平生又有加焉惜也遽孔使問

其劄不傳每憶延陵季子與列國名卿大夫如一家
人開心寫臆傾蓋相遭語皆沉痛以珠照珠以鋒觸
鋒迥絕千古後來背馳若蘇李柄鑿如朱陸異乃益
同香山之有元劉慨慷淋漓玉局之有秦黃諸子寢
餐戲謔博盡生人之致使後世若或親見先生集百
餘年千萬里同心之言于一日有旨哉予親見江陵
文忠張公居保傅時尺牘底橐可千紙皆手蹟不假
記室何勤且敏且慎也用字紙背面何儉也贈獻者
盡返壁何介也請命不允者并還其劄何坦也數者

亦足入史定衆論矣又吾邑忠宣劉公尺牘纔十餘
首無寒溫語語皆緊要僅數十字其居官遷移雖竄
謫不便及以視蘇和仲遷右遷左向人說遍者分量
相越矣讀是選者且會心篇幅之外先生且集大成
矣勿作射御觀

董御史詩叙

予修楚史及岳乘爲邑先正御史董公恒軒列傳嚮
往久矣顧公以文學登賢書第一人成進士惜未見
其著作事僅存中州懷古十二人序若詩其後裔重

刻之屬予言竟讀適感予懷焉公立昌朝事明主生
平不識兵革歿而俎豆大成廟洵安且吉矣而留心
此十二人此十二人者無慮皆敢諫百戰赴死就義
者也獨有商阿衡爲令終公乃取桐宮一案命意何
哉公丰采凌厲冰心鐵面蓋救時之器而生于太平
予嘗云臯夔生夏商之季卽爲龍比莊肋推服汲長
孺正得此解也假使遲遲二百年得公便當濟難扶
傾支撐萬一不然亦投沙抱石爭光日月矣公之幸
而生于初盛亦不幸以初盛而得公也其感予懷者

一也公之宦蹟與實行皆久而失傳盛德至善不保
 民之不忘賴此十二詩以維新于今日將無詩文之
 澤較長歟立德立功又須立言以不朽其感予懷者
 二也龍門之史傳于外孫昌黎之文顯于令壻幸耶
 不幸耶董氏世擅雕龍故此帙得全兵燹間今更壽
 之黎棗雖作者之力使然亦後起者實亢厥宗詩不
 云乎不顯亦世其感予懷者三也韓柳楷模百代非
 穆伯長好古弗傳寂落如予老而無聞乃為公校以
 行世公求予乎予求公乎後之頌其詩者知其人論

其世並及嚴子其感予懷者四也爰以是序

選刻權齋詩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近情之言未為妄也人
 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獨自愛憐耳他人何預焉自
 愛則自知然棄與取非情也故難為選予詩非或委
 不定或委詩亦非予不定則易子而教乎夫詩小道
 也而聖人每難於可與言詩之人蓋難言矣詩盛於
 唐亦衰於唐然唐以後畢竟無詩三百年來自洪永
 迄嘉隆日盛未日變作者期于是唐隆萬後乃變而

期于不是唐今日務須折中則太是太不是皆失也我等初未嘗持此意以作詩詩既成而覺其如此此道亦有時中是爲君子中庸中庸則不可能中庸則不見知故無動衆之譽以自鳴於當世噫難言之矣或委詩不屑樵前人亦不屑矯前人聽其自得之已耳自得之則得人未有久之又欲得我所未有乃自此日益矣其色則素以爲絢其味則淡而不厭庶幾醇乎其醇焉此間語不足爲外人道乃寂寂與予若予爲關西江南諸賢授梓而板藏深山去枕中幾何

或委詩駕于予未付梓一日過訪竊取歸選代之錯與予合成一部古人著書合并行者多矣莊列以同合管韓以異合馬班揚馬以異同合其以同調同時齊名結契合者唐宋來指不勝屈也無慮皆他人合之耳我等自合之是或一道也異時同學干祿不可得乃相將成千古事愈不可問今老矣所遇故物維予與女相愛相憐自城入山山南山北山上山下轉徙三十年處處鄰比晝覽夜思毫髮共之井竈既同腸胃不殊每一言出如谷空響應先後莫分匪相知

則然自知則然

試卷序

漢儒所稱古文則古篆奇字耳自穆伯長歐永叔始分文體爲古文時文迄明八比取士遂以八比爲時文若前知此道與時俱變矣國家旣以此設科士子省括于度而射其鹄安得不趨時尙以速售于目前非若古文詞之力移風氣遠追周秦另自成家以俟後世不可知之子雲而不汲汲于旦暮也雖然何其不達也夫身後名非如祿位之受享生前有命自天

也而古文亦有幸而傳不幸而不傳者矣八比取必于時尙畢竟得之不得有命何係此哉且如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等輩不工時文仍得列科通籍于生前近日陳大士金正希不作詩不長于古文而八比亦復壽梓于身後則并當時與後世未分途也造物自有安頓人生亦各分定子瞻云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及窮達旨哉斯言士子多讀古人書各盡其才足以自慰于天地而得失總不係此無可幸亦無可悔耳予生可八十年平生精力強半盡于時文失諸正

鵠以來琴心已冷猶自撫絃憶自天啓壬戌作者與
選者競多而變乃亟矣如漢宮眉旦長夕短迄今甲
子一週乃稍振會慎齋先生司衡吾楚倡爲古學而
鵠乃定夫司衡盛事也亦樂事也然其賢勞較瘁于
百執事予爲諸生時頻侍帷幕見其自朝至昃焚膏
續晷欣賞者與苦海者什不獲一而平平者彌望一
色銖兩差等于間不容髮之際洵難耐也先生隻字
品題卑中人隱亦旣罄宜矣每郡試竣又復退省其
私嚴以月課詳示體式士子不敢作故事觀博士其

首藉延諸弟子給以膏火諸弟子經營慘澹以求得
當古稱不倦未有不倦如今日者予讀先生日懷堂
書矣不擇地不擇官遇事必爲所在著績朝端載史
遐荒勒石從來久矣何況此盛事樂事也哉維時先
生倡明古學與歐公一揆而予勉勉爲穆氏子或出
或處以附同心之言云爾

選刻瀨園集自序

古人功高則不伐德盛則不驕詩文小技也如博塞
然例夸言無足咎且聖人不云乎知之爲知何嫌焉

竊自嗟異謂實駕古人而名不遠未妄也犀之文通
 天者自憎其美飲濁水不欲照見則非我等所及我
 等果美則自銜不諱耳私念平生志在尋丈分寸莫
 獲區區成一書仗關西吳越諸名賢授梓白門版還
 楚山仍是枕中傳之其人不少何年初嫌雞肋今苦
 牛毛思古著作過多者後止傳其選本彼惟爵高名
 盛故後人選且注焉寂落如予誰復問及因自刪定
 詩存什四文存什三他所著什之一惟談史十存五
 六耳雖然遂毫髮無憾保後人不復刪乎予于此亦

甚踟躕矣去者既難袂分留者又覺歡盡脫有道廣
 者因蘸甲以求全鼎又有淘淨者再為我除莠存苗
 焉則皆所謂傳之其人予拜賜矣人之言曰身後亦
 自有命不然也死生則有命耳死後無復命矣孟布
 衣方處士途窮當世而受享千秋涑水之歌命之衰
 矣民到于今稱之一夫之命其如天下後世何哉予
 乃作此夸想商之吳山包司農沙丘蔣太史皆躋予
 言亡何太史去峩眉司農為我點定行將載展三江
 五湖之間不令作楚書與墳典丘索函藏一酉夫墳

海園遺集 卷三
典丘索則通天之文也予敢乎哉

研園詩序

傳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以鳴盛也詩亡春秋作則又紀亂也大曆後遂不振建康後遠遜汴京治愈于亂也黃初建安詞流駕于西京亂又愈于治也推之亦猶右丞達而工襄陽窮而工也有明三百年作者林集論靡定予折衷言之隆萬後實不逮正嘉以上布衣三十二家何堪與高楊何李王李諸君齊等大約亂不逮治窮不逮達其定論矣他山劉先生生神廟

之中蚤譽于熹廟後乃受知天子特簡金閨庶幾達者異時厝火未然天下夢夢然燕雀之怡先生亦與鳴盛不殊耳厥後艱險盡瘁自苑集枯埋跡苦思于深山大澤荒村破屋之中不啻窮途矣今讀其研園詩存則鳴盛者燼于烽燹皆途窮所得予又未見浴果勝亂達果勝窮也研園詩沉思幽響沁心入微其飢寒流離每飮未忘君父與杜陵一揆讀者可望而知予獨心折者處板蕩離黍之日爲澤畔憔悴之人而終和且平言之不激其所養有過人者抑所謂欲

海園集 卷三 九 藏板
哭則不可者乎噫嘻使公佐太平爲私人侍遊宴與人主倡和如長卿太白又奚若也卽君虔哉令堦黎孟可每與予言先生以未報國恩擊碎唾壺予竊憶當時天子以四郊壘滿需才甚亟乃至召對多士旣器公以才矣不委以疏附禦侮而簡授詞林洵知人則哲能官人哉公亦畢竟不失爲詞人卽不負國恩矣莫謂公賚志以歿也詩以外著書種種百世後知其人論其世然後能頌他山詩讀他山書也哉

廓園詩序

余與廓菴毛先生定交蓋始於崇禎戊寅摩揣區區干祿之學私自異于衆中則已千秋自命不言也迨壬午同爲督學高彙旃招修楚志聚首尤久與廓菴抵掌談天下事未老而悲未窮而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嘵嘵然如有瑣尾流離之音兩人者一似得氣之先故予贈廓菴詩十絕句其一云今事清通如古事野臣辛苦過官臣逢人莫定毛生論只道巖生已上人蓋予是時於廓菴實心折焉而莫測所至也已而丁亂廓菴奉尊公侍御芝田先生避寇遠出澗絕幾

二十年然聞其驅馳於吳浙閩廣黔蜀之間無險不
歷靡事不爲不能無數奇之歎甲辰復尺素往還未
及一晤未嘗一歲不嗣音亡何六詔變起同受寇虐
各爲深避不復有晤言之想戊午寇勢就衰待清有
望而廟菴則已長往矣今冢君文度乃哀其遺詩若
干請余選次余拔淚閱之乃益歛然莫測焉蓋余之
服膺廓菴非苟然也廓菴少余十年而名姓落人間
較早於余於書無所不讀淹貫典要務爲有用體骨
清臞落落穆穆而肝腸如雪遇人不設城府涇渭必

晰其於知己至交不惜傾吐亦不復苛禮相周旋平
生食客助友揮金錢無所怯而於家無訾省或自持
粗糲疏惡有人所難堪者亦安然不以介意夙昔矢
志勲名以古人自期晚乃沉浸內典參究課誦晨夕
無間若苦行頭陀然其終也力疾正襟一無他語唯
持佛號竟日怡然坐脫凡若此者皆余所莫測者也
踪跡徧於海外宦績著于方州履險阻而無所畱行
處脂膏而不以自潤功不自喜清畏人知要其所得
有深焉者矣今其詩存者皆六句內外所作沉思鉅

響在香山眉山之間至其道勁邁逸又足自成一家
視彼百年來所稱名士者不屑踵其後也余因是自
揣生平雖腹有五車而跡無萬里無論其他卽閉戶
著述歲月銖積縱自謂卞璞隨珠安知非敝帚千金
乎而廓菴數年所就亦已自致不朽又余圓頂緇服
以遊人間聊用自適而廓菴乃於鞅掌之餘以禪悅
法喜爲所歸趨而卒得其效以是二者相較余兩人
所得果何如哉乃知四十年前所贈之詩至是真足
爲定論也因爲選次其詩略述其梗概爲之序

寄園詩序

生平不家食亦不食于人所至輒假僧舍粥飯自便
尤不屑爲幕客又不能坐臯比開講肆僅崇禎戊寅
中丞孫公嗇齋以次君曇凡受業館于江陵攜童妾
給米自炊王孫雲谷中丞聳也亦與從事時年十五
楚楚佻佻微帶俠意彷彿三河年少芳卉金魚差池
几案間侍兒十餘輩絲竹隨之竊比東觀絳帳矣每
與曇凡講論時匡坐不違如偶人其鈍與敏勤與惰
總莫測則以爲雖聽之耳亡何尊大人捐館遂去予

亦為諸同人應接日不暇給遂不終臯比坐而歸頃
之天下大亂聞問斷絕雲谷以龍種被搜牢倍于民
間兵稍退又為鴟奪構訟致亡命辟地姓字頻換無
黔突矣計十餘年不相孰何一日來華訪予于東山
絕頂之室相見如隔世人師友之誼篤于異時每話
及舊則追引講論觸緒發解隨作一詩留別渾是齋
齋格調予然後知其勤且敏居然下帷老書生也此
後仍不相聞又十年壬寅冬舟次沔水遭歐陽亮生
卓生伯仲于江干積雪中初相識爨柴買酒勒予書

箋呼予為師祖訊之二公學詩于雲谷雲谷為尹公
予乃為鄭孺子予因以思雲谷日益矣去今二十年
曇凡自江陵來持寄園詩帙高寸許及即君宣臣萍
園詩如干首乃悉知雲谷四十年窮途百折茶蓼備
嘗得即君異慧倡和飄蓬又遭東門之痛苦厄極至
則其詩自是一部天問不然則南華耳展讀仍是三
河受用風流本事也探幽選勝聽鷗看花顧渚之舟
結伴庾公之樓永夕雲谷所得于天者既奪之不得
奪則非其有皆其有矣其尤異者流離之子厨籠幾

何博奧精詳不啻五車亦猶甌無贖粒而座上席滿
尊中不空兩者都未知從何處得來然則人生亦各
有得耳豈必待天與之而後得之也哉宣臣詩如泉
湧萼爛精華不留餘地只合收還造物而二孫繼起
自不與人間爭修短雲谷總不挂懷抱間以視長安
兒女之感庶幾孔伋之望迥絕古人矣嚴子將師事
之友之云乎哉援筆爲書一偈苦樂總歸自在滄桑
幾次滌洞萬卷隨緣借得一瓢憑他送來老夫傾倒
至矣

孫曼凡詩序

予邑孫氏以著作名家人人有集者三百年無虛日
自西涯北地信陽迄南岍復州諸家皆後先與孫氏
祖孫倡和亦云盛矣然其于異時鐘鼓之聲與近日
笙磬之音總不沾涉故不令人飢亦不令人唾典雅
蘊籍醇乎其醇洵正宗也以養勝也最後予友曼凡
氏以異慧逸才空羣人間壽符子淵見其進未見其
止予至今惜之天根王先生老子詩摘其孤鴈一天
聲五字嗟賞不置果可賞也有一老人六十未生子

壽以詩云八十抱長孫六十抱長兒人生壽命長萬
事不厭遲予摘入瀨園集中頃有總爲後日長濡滯
造物恩實從曼凡出也顧其句佳而幅不全思遠而
語未工金玉其質而追琢未逮則天寶奪之嗚乎曼
凡少予十歲假使偕老今日賜也何敢望回哉同時
亡友若黎子方王席之者皆曼凡若予惜曼凡因惜
及兩君也曼凡太史公湘山之孫中丞公齋齋之子
貴介如寒士體不勝衣而豪爽俠烈面斥人過肝腸
如雪痛飲坐滿囊無一錢言論風生至今尙有生氣

其制舉菽尤過于詩臨池真草造次千言殆孫氏一
家間氣也令弟曇凡世君明遠手錄其稿可三百首
屬予言予悼亡思舊筆塞不盡什一也

李共人詩序

共人李先生自崇禎戊寅與予定交迄今四十餘年
車笠分途滄桑屢換予兩人腸腎如一日也或十年
二十年不相見未嘗一日不相聞每覲則一揖後畧
寫行藏從此夙夜必偕留連逾旬不作人間例語戲
語大聲語語亦無多笑未張頤飲不期醉睡不至熟

惟是賞奇析疑靜好相對屬垣者不獲聞諸凡世變
紛麻井里人事總未旁及兩人皆具小慧若坐隱博
塞檀板度曲遇他人輒角所長未一試手雖行草滌
墨各應人求總未換手存一紙如蘇米相快也臨分
乃作一詩別後則以著作相寄計前後授梓各二十
餘次兩人倡和亦不數見不相爲序跋一日書至促
予一言噫難言也今天下知有共人者因知有平子
其或有知平子者必知共人則莫不謂兩人頡之頡
之耳予實欲然矣人未知也共人讀萬卷書走萬里

路腹中古人多于予眼中耳中今人多于予鼎俎旣
殊腸胃懸絕而比而同之可乎且夫貴介豪遊賞花
醉月登臨歌舞種種受用皆詩料也予以披裘帶索
誑空而爲之又有高士沉隱梅妻鶴子松泉石竹亦
詩料也予又不獲息機風塵飢來驅人螭蚓叅錯而
爲之共人撫仕歸來受享丘壑兼得于二者而記實
傳真以爲詩以視予之談天說海相去不亦遠乎此
其可得見者耳若乃天之授予者有限而予以悠忽
逾邁虛此浮生其人才倍予而又克盡之予乃自傷

不已耳予思淺故手滑其人以思深駕予他人謂其
下筆博奧造次不苟若字字追琢者予每見其疾書
竟幅立如宿構何以故深不能淺猶之淺者
熟淺不能深乃至手滑而思不淺予愈欲然矣請以
深淺二字定予兩人論卽以予之序其人者爲共人
之序予可也

張子詩序

張子初與予爲忘年交今亦過一百矣相逢皆老夫
不在弟子行每詩成輒以問予何善下也張氏世

以科名顯張子饒有別才博覽羣書少年競事干祿
晚乃及此非高達夫比以予老而知路故問之予自
庚戌後矢不作詩偶應迫則爲之非自得之也頃來
遺箋云之詬益以是物爲不祥之器人亦似以予爲
不祥張子豈鮮于子駿乎因與談斯道熟矣三百篇
惟三頌無言外意逮雅及風而始有規有諷有刺而
意乃在言外夫至意在言外而詩乃妙蓋千百年詩
人必由之戶也然所謂規與諷與刺者爲成康後自
周及近代言非爲今日一鄉一朝目前接對之人言

人生可譏處卽作詩者亦復不免而小人摘以攻君子遂爲舒李輩禍階噫其誰知之哉予每摘杜陵之瑕嫌其稱譽過情人人臯夔遠及風后力牧匪但無當亦大損品然其感時傷懷窮途薄俗等字則又層見叠出矣一日見真龍竟寂寞五字爲之舌孺彼其之子以螿龍陷人者假使見此此老無稅駕處矣張子詩日益工工乃妙妙處多在言外言詩卽此詩便非知詩人噫其誰知之哉商周而上八音克諧百獸率舞非盛世之詩乎夫至百獸率舞則無復舒李輩

矣

胡介眉詩序

詩者性情之事以養人也而工之則能窮人惟養人也故無入不得惟窮人也故得其一而他無所得矣當其肩聳鬚斷吾且喪我安知人生有當務事迨其吟成自賞而爾公爾侯舉弗屑顧若乃土囊操戈箋云射影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句佳而璧莫大焉是故詩能窮人匪天道則然人事實然也其曰窮而後工不窮之詩不必工不工之詩亦不必窮理應爾耳吾

友介眉胡子以不得志落簿受容城司士自其索米
長安投止荒城諸所弗堪皆寫以詩爰得全于詩陶
陶不知有在官之貧而胡子以詩養久之詩益工并
其一官而去之而胡子以詩窮予讀其詩至昔爲飢
驅出今爲飢驅歸而開口大笑也金馬門四十四萬
言飢欲死玉局五千卷不療飢胡子乃以飢歸歸安
所逃飢乎傳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作詩與史皆有用
之學後世國史服官祿野史不得乘黃車給廩食而
抱膝長吟者日中厨煙不上唐王嘗欲置詩學士而

止聞之飯顆山頭以詩瘦莎柵得句而腴介眉氏頤
姿兼兼無昔嗜氣吾讀其詩得養生焉

哀哀篇序

漢儒云艱難險阻仁義與爲緣激之而天動故事在
漏刻遲久沉鬱而形諸歌咏詩三百篇大半古人幽
憂感愴旣安且寧而追繹言之也石壇劉蓼斐先生
公諱惟芳 負雋才擅宿譽天啓甲子舉於鄉崇禎丁
字樸菴

丑成進士明年授餘姚令未幾卒遠近咸惜之然生
平未識兵革以正命終故無憾公歿而配鄒孺人撫

五男克厥家長承次祺又次宜皆餽於二十人中聲
振菴苑余友子遵鴻與其季定則弱冠羔雁成羣週
遶未亡人膝下甚盛事也亡何大亂母氏偕子若婦
蒙戎深山大澤間子遵依外舅挈室渡洞庭輾轉武
陵慈姑西極尚巒可千里獨自來母氏所維時泥中
露中饑疫交罹昆若季及其婦同盡母氏獨倚阿遵
遵復遭兵擊割炮烙無完膚母氏爲諸子腸斷淚枯
久矣重爲遵劬勞憂恤靡弗至頃之亦盡遵乃子遺
悵悵惘惘往來湖南北極生民之苦落薄十餘年久

乃磬磬集中澤泊入郭葺園宅又入乃射策薦賢書
擁多男旣抱孫不啻安且寧矣萬死再生如夢得覺
而後乃今得有哀哀之賦屬余記其詳嗚呼蓼莪非
有憾於其親也自憾焉耳常棣並非有憾於己後人
或不忍讀况太君暨昆若季實有憾于其天者乎古
者太史採風聞哀必誥降至隴西城南泰山諸曲皆
列鼓吹鏡歌薦諸朝會郊廟以動王心厚民德讀哀
哀篇者民德歸厚矣憶餘姚公盛時兄伯氏官臺寺
仲若季及子姪可二十餘人冠蓋填閭丁亂靡遺而

遵乃爲劉氏一門碩果詩有之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蒼蒼者適與遵爲緣歟

嚴氏族譜序

潁河同宗爲予言天下無二嚴不知語自誰始也因
憶嚴氏古蒙莊氏之苗裔若安若遵若忌及助等輩
以逮客星競爽兩京後此者莫不祖漆園而宗釣瀨
則允乎其無二也每誦杜陵嚴家聚德星之句則三
巴如源桐江其壑而晉陵上下彭蠡中央其支川矣
最盛乃在吾楚若武昌孝感潭州相見皆作家人禮

而江陵公安監利澧陽近在五百里內尤戚戚招呼
不置思各自溯洄識所由別以得所由同則自予邑
始崇禎壬午纂修楚志見典籍內載華容嚴氏族譜
歸而詢之版橋宗長春山笥藏副墨高可尺許思集
衆援梓烽火二十餘年不可問今所存則先考手澤
裁什分一也客星遠矣世系自開元始其別而爲華
自同光始繼別已來西極南平北連石壇南濱洞庭
東接巴陵委任從子循容循采逐門紀輯某支分自
某祖而後五服明五服明而後家禮行禮所至情與

俱至焉爰是自華以外某邑自某祖始別但爲開元
宰輔之後者舉無二也予于此竊有感焉古者非賢
且顯不爲有後嚴氏家于華近千年其衆可千餘異
時以勤勲高尚博雅名家冠蓋踵相接百年來無顯
者顧其貧而好學不改家風則千百年如一日也闕
牆不崇朝鬪鄰無終訟孤熒則蟲百足急難則飛比
翼寧不顯無不賢寧不一人賢無衆或不肖或者綿
綿克昌德星之聚尙有日歟荀卿有言子孫才族將
大夫才非必生自天也才也養不才父兄者子弟之

天凡天下之爲嚴氏者敬而聽之

顏園遺集卷三終

瀕園遺集卷四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三韓陳廷策景白甫閱

鳩茲伍 騰相菴甫訂

江陵姪曾孫克昭赫菴重鑄

贈叙

忠宣劉公享堂重建敘

古今名臣大賢事關天下國家者雖千年論靡定何也狐裘羔袖者天之生材跋胡蹙尾者事之常勢其

理不能以百全雖百全亦無衆人皆識之君子當其
 身任人國而頌與謗交騰迫其身後而羣議益起或
 銘之石矣旋或仆之或蔭之爵矣旋或削之或定之
 諡矣旋或更之往往然也明文成王公功高德盛庶
 幾聖矣正復不免蓋忌者十四閭者十六之二者外
 則又有好奇立異者妄持一端人實爲之亦似天道
 然也獨吾華忠宣劉公立朝五十年主臣相得靡言
 不盡靡事不爲而天下安之如汾陽王然蒼蒼者復
 以閹瑾一案令厥終以發明其大節不可奪非容容

者比而後盡善迫其後二百餘年旁搜諸史總無間
 然又如漢留侯蜀武侯唐鄴侯等求毫髮憾不可得
 嗚乎此豈偶然者乎楊雲有言君子純終領聞所謂
 亶亶令聞純亦不已誠之不可掩者其庶幾乎巖子
 竊乘黃車歷考青史生同桑梓不作東家孔氏之觀
 眺賦榛苓益塵西方美人之想憶崇禎癸酉曾拜公
 墓登草堂索西涯北地諸名賢墨蹟賦詩寫懷去今
 可五十年一日公之裔越石冒雨策蹇過瀨園攜公
 遺像及宣召錄種種重刻授予相對條歎永夕不寐

以公墓前享祠經乙酉兵火不獲爲靈光殿也越石
博覽歷代知公爲古今天下不數得之人非但孝思
不匱已也思爲重建地而商之予嗚乎公之享祠不
獲爲魯殿也人事然也其頗有越石以重新也則天
可問也以視房杜後人奚若也則公非房杜比也憶
萬曆壬子癸丑時閩中蔡公敬夫監司澧陽移檄來
華建公祠堂于城西文詞淋漓一時都士人傳誦予
髮未燥則旣暗誦大半迨崇禎壬午從事楚史列之
典籍今予非敬夫若也而越石屬予一言予乃不能
乎此凡爲天下國家者之公言也

贈畫師序

古人以畫受享當時名家千秋者期于形神逼真而
能事始畢焉若楊馬戴牛何貓石鼠不勝數也山水
變于道鉉松石始于韋偃而平遠寒林遂爲有明三
百年宗派概無指名任意爲之卽指名作江州瀑布
吳山孤峰但寫大意求以毫髮不差則失之矣觀者

亦皆賞其妙不嫌其差甚至如仲由木劍明妃帷帽
塞北芒屨嶺南牛車總作雪裏芭蕉觀差乃益妙此
畫家大旨也然以顧虎頭所云畫人最難傳真尤難
思之畢竟不差爲是假使責近日石田衡山諸名手
以寫照便當袖手豈非以其難故耶韓君世爲畫師
彷彿陳音之射授受五代其于山水花卉翎毛諸類
概與名家頡頏而最工乃在寫真丙辰冬予年七袞
乃贈予以像展覽得第二我焉渾如對鏡不差秋毫
自是君家本事而跣趺岩端置幼輿于丘壑中尤得

大意予鑒而賞之徐出一帙曰予言予亦得韓君意
矣韓君以善貧折節兼事雕塑爲世所輕因欲得予
一言予解之曰此又一難事也楊惠之不會與吳道
子競爽乎若乃寶坻藝元且以塑土範金搏換髹帛
官昭文館大學士矣道唯小乃可觀古人有以著述
封侯以詩贈學士者近代無復望此何況書畫任他
名家千秋不得卽時一飽安知韓君不以畫隱以塑
顯一日高爵厚祿受享當時乎韓君勉之

南郡倪某贈序

唐明皇準古博士特置廣文學士待榮陽鄭氏後其
官爲司士簡英俊任之而近代以孝廉明經老成者
充其選其有少年成進士負大志思更讀十年書乃
就此冷曹兼得于仕與學之間若吾楚武陵楊太傅
其一也凡此皆自上授之也古稱王仲淹年十五荀
慈明年十二皆爲人師則自衆推之也南郡倪君聲
馳菟林今其年纔十九從遊名公大人門外多長者
車亦旣衆推之一日司士吾華則又自上授之也過
瀨園老人止宿具雞黍見其子焉徹夜相對抒懷寫

臆旁通古今指掌天下事四座爲傾臨分索予一言
予思仕與學無定次隨緣先後耳古者十五入大學
三年治一經積二十有五年而四十而後強任所謂
學而優乃仕也然攷委吏乘田皆弱冠時事而問禮
問官問樂參差前後間五十而後學易則攝相時也
則知仕與學孰先孰後各隨便矣若乃廣文一席又
兼得于仕與學之間倪君其從此勉勉多識以大其
蓄何可量乎維時識者咸語予曰倪君大器勿作廣
文先生觀要知廣文先生正可爲倪君地

送松滋劉秉三明府右遷序

代

管敬仲博且奧也而以爲天下才古人難言才也公孫成子明且敏也而以博物稱則重多識也楊雲有言君子純終頷聞則貴夫誠然者也全此三者乃以成天下之務何易言哉士大夫有志天下事者得時初駕靡不思以有爲而或動而若制則患在才短設施無方則患在識寡朝勤而夕不繼名舉而實不副又患在不由厥衷予以是特推松侯劉爲盡善也松小而貧匪今斯今矣頃苦兵復苦歲城垆旣移編茨

爲暑集澤成市皆自侯始侯起家爾雅濶疎邊幅以溫然之容臨其下彷彿蘇公之治杭嘻呵色笑並爲教條而民以和顧其令嚴禁止不稍貸又如滕鄆州以兵法部勒飢民而民以靜民靜而和則事可集松之百廢所由舉也三葦未週績不勝紀其大者如結壘防寇饋餉給軍方略不減于金城敲扑未加于春陵洵匪易也他如築防雩雨爲歲計通商立肆爲數十歲計料田料民爲百年計幹理有術纖悉咸宜矣若乃革除沿習而官府無私入侯之廉應然也難于

遺惠與學造士侯之文應然也難于得人議蠲議減
侯之慈應然也難于抗上嫉奸擿伏侯之明察以斷
應然也難得此于長者後之君子來涖松者幸而愷
悌爲心矣而或限于資格損于聲望不得畢行其意
求如侯之志壹氣至上下交應則何易言哉沮洳若
松道阻且右而南郡之賢者踵接其門匪但問奇實
且好懿侯之聲施可知矣維時右遷吳郡松邑及南
郡人士屬予一言以祖道予思侯大器也而小試于
松未嘗以善小而不爲天之生侯將以有爲也因以

不可爲之松而爲之况乎處得其地而爲所可爲乎
侯自此大矣遠矣自昔孫吳享祀武烈以其初爲長
沙郡守也奉祠于湘古人特重循吏雖王侯將相不
以易也侯之大且遠實自松始或曰侯不自松始自
筮仕洛陽迄松如一揆侯所謂君子純者也

錢司李陶雲壽序

嘗考宋史官制自三省六曹九寺及諸路守牧皆無
專官勅治某事方事其事事與官異爰是有一官兼
治數事者大約視其局與其才局閒則兼之若文苑

儒林周程蘇曾諸大賢以金簡秘書之身攝治零雜是也才優則兼之若韓范富呂諸名臣出入將相總邊腹輯兵民靡事不爲是也今日者官有顯任局匪或間而才實弘優因以百爲克開者則惟岳司李錢公爲著績矣公自丁酉涖岳迄今凡五載初以南詔辟國王師經楚百辟盡瘁則公較瘁于百辟焉頃之功成師旋岳漸寧止上焉者思假民暇一時諸大夫監司若郭若謝郡守若諸皆和靜不擾與民休息以逮少尹戎衛凡服官在岳者咸得委蛇自若獨公以

庶獄庶慎服念無虛日行清政簡法肅而意恬入手輒判判輒畢得其情又不盡其情又使無情者不得盡其情古稱刑期于無刑公庶幾焉公之職古司寇也而歲一造士郡守及司衡咸藉于公則兼古司徒三年大比公以賢能入闈則兼古司馬亡何以江南積逋屬公課成驅馳數千里則又兼古司農噫嘻夙夜靖共正復駢靡及古云賢勞未有勞若公者則未有賢若公者哉維時庚子夏五公初度適南巡迨辛丑公旋自南岳郡諸大夫咸享公之成敬公靡至

思爲壽屬子言予思公以文苑儒林起家爾雅而王
事敦適投之輒受不敢告勞優優然靡弗濟則其才
實然也先儒有言才所以養生也人之有餘才者常
有餘閒則雖動若靜雖勞克佚爲于無爲可以永年
則惟我公是宜焉宋代名臣初筮仕人輒稱翁稱老
待以長者厥後皆耄頤命終優游于三省六曹之間
今公之齒方盛而岳思爲公祝亦猶是也哉

自壽序

天之生物有大命焉有小命焉大命非小命所得異

小命亦非大命所得同也太平之世多長壽亾國之
墟無毫釐大命也野火燔餘車轆衝餘中有青莖名
曰幸艸則小命也予天之幸民也幼而百藥壯乃丁
亂刀癩在膚又復坎廩纏身瀕死者數而得有七十
予幸哉維時吾宗及里中大人長者咸攜觴爲予幸
庶幾善者好之不問于諸父昆弟乎又幸甚矣古人
每有自記自傳自贊自誄自誌銘者予創始自壽以
文可乎夫壽文非古道也自壽尤非道也壽則頌頌
則祝例也頌之是自譽也七十年百無一成虛過此

生有何可頌無可頌而祝之雖多奚爲乃投筆大笑
矣顧弱冠所與交皆大父行頃乃亦復忘年與諸英
雋遊戲謔如敬弘經典似幼安而家常供給剪韭脫
粟彷彿考亭古致諸公乃日益密也予效陳公弼以
孫輩待子瞻爰是諸公亦以大父行待予偕姪孫及
外孫製屏載酒促予自壽予三酌顏厚乃與公等大
暢所懷也平生喜談天下事往往不幸而言中曾笈
書入京爲人國曲突謀不能得偃卧山中因有大願
焉聖人出天下定議禮制度考文獻所從來此五百

年爲期者大命也每讀南北史見天地帶甲二百餘
年佳士林集皆爲人主優異而皆不得其正于南吾
取沈司空撥亂引退于北取高令公才展而安司空
善厥終令公壽九十八唯此二人善用其光矣而總
不若陶彭澤顏光祿之不預人間事也予以此不敢
談天下事夫未登之筵不期醉未發之矢不代巧乃
置勿道矣行之而不至作之而不成乃欲然致恨焉
今與公等宣言者予幸而七十而大恨于此生者五
二十前父母諸兄愛之不得爲人子爲人弟一也二

十後飢渴于友生而不敢謂信乎朋友二也三十前
不可得而衣食三十後錯遭人憐有來或受三也日
事目耕魚魚鹿鹿而腹無成誦之書學不足以待問
手無可錄之句文不足以行遠他如盤版未穿終日
疥壁語不中倫戎從口出四也各山巨川宗即空懸
四壁龍門仙筏虞生致嘆一人西歸之音安在北山
之文且移門限內外兩不成家五也凡茲五者亦限
矣又弗克盡其才緣慳矣又不善隨其緣分定矣又
不自安其分氣浮于力自貽伊戚于天地之間猶以

七十爲幸乎雖然幸也唯無可頌乃可祝也語曰夙
慧多折無所不悅即爲耳順顏之三十已得六十今
七十而愚乃未可量也又曰衰至便驕幸無可驕或
不應衰凡壽人者頌其所得而祝之予自祝正以無
所得故朝聞則夕可死今未聞何可死武公九十有
五而求過不尙思假以改過之年乎天之與我者遲
猶之六十生男而思抱孫安得不假之以年耶予既
爲公等大父行且敢爲公等師公等勉勉以予爲不
善者而改之則助予改之抑又聞之吉凶悔吝悔者

吉也言人之不善者凶言己之不善者吉自言其不善者善言也公等以予爲善者而從之其善予言乎宋景公善言三而增三七二十一年之壽公等其以是壽予予幸甚矣公等幸甚

包定山司農壽序

漢儒云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二則翔三則集四則下五則止居之詩云亦集爰止蓋盛甚事乃自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得之則吉人實國禎也顧非藹藹多士弗任焉豈兼才實難歟自昔汲長孺以

出入禁闈強借淮陽而近代章文懿劉忠宣兩大賢皆辭列卿出視民事君子各行厥志所優罄無不宜焉則才且兼之矣定菴包使君發祥自鳳苑龍井起家爾雅授中翰選部卽所在著績聲振京師者十餘年節鎮蕪關道路稱福星焉中外實倚重之特簡臨楚專符天岳洞庭故楚腹也岳居洞庭之渙控上下游正不啻河東股肱耳公丰采凌厲事事精練持以縝密幹理有方積廢立舉發奸摘伏咄嗟立判其緒餘已顧威儀抑抑初憚其莊而繼親其和岳人扶杖

漢唐遺集 卷四
歌九斝焉計自庚戌甫下車而是年傷于河伯明年
自四月不雨至于九月公單舸筍輿遍履阡陌不遑
朝矣時時進諸弟子課以經義講論不怠諸弟子亦
處處追隨舟頭樹下所至者皆鱸堂尤百年來罕事
也公博覽羣書苦心制菘尤耽吟咏吏習民安之餘
時成八比之文與諸生下帷不殊而登臨作賦又似
世外以故髦士攸宜詞流競遊其門又旁及內典究
雲棲蓮池問答之旨予乃得被緇曳裾如堯夫之偃
蹇潞公惟長者傾蓋如舊人致老生奔泉若渴驥識

者觀予之過知公之仁矣上年闈屬諸大夫函狀貢
予言爲公壽謝弗逮屆茲弧懸乃遙宣厥懷以爲祝
予感公之治岳也和民民不敢犯威衆衆樂爲用經
國不啻召杜名家仍是班馬轍跡幾遍桑野鞅掌不
得奉書海養才也才兼故內與外皆優朝與野並賴
古制州牧守相與三公九卿環旋倚任若文懿忠宣
兩大賢皆自外復居卿輔享年皆九十秉鈞百揆而
汲氏且世祿于漢公自是踵厥美矣方是時乃見吉
人也哉或曰自公臨楚而賈男賈女在民間矣聞之

活于人者當封侯公之吉寧有量歟

楊芝山令君壽叙

語曰治兵如治齒剛克也治民如治目柔克也二者
道分也郭汾陽以寬厚行兵舉止如長者富鄭公以
軍令部勒飢民而民愛之則其道未始分也國家開
疆用兵承平則宜民而或中葉有震則須大臣文武
爲憲者兼濟于兵民之間祛湯火布衽席以受天百
祿于當時乃今于公安邑侯芝山楊公見之公以中
州世族高擢巍科爲博物君子識者蚤知爲衆人之

母而公固以天下事爲己任究心經綸或中或外將
舉而措之耳會六詔變起侵黔及蜀據楚洞庭迨已
未春東陵克復迎刃盡解而江以南始建官當事者
知凋瘵之地撫摩爲亟特簡公尹孱陵蓋湖南北要
害也城如虛舟野似甌脫戊己方尊庚癸疾呼洵難
事哉公素習經濟勿憚盤錯至則鴻且集鴉且懷不
待月計而威儀復覩如五六年前公安也江湖環境
居若浮家邑之患在水則躬親築防不遑朝矣蘆葦
彌城民皆草屋其患又在火則單騎及風令嚴夜禁

民得安堵矣軍旅之後繼之凶歎苦旱苦飢則雩禱
靡寧民無捐瘠矣至他邑之饑者覆以公安爲歸公
乃構廬舍措米粟庀醫藥百方賑救俾獲全濟所活
甚衆他如止訟輕徭諸務休息飭驛傳開河渠振興
便利善政不易枚舉蓋公之始至於斯若救焚拯溺
然而民之始得公也若飢之一飽而渴之一盈也亡
何督學校士于江南士子流離竄伏之餘絃誦無聲
而公且勞來教誨爲之修黌序課菘文大雅粹振則
又不啻石室之開蜀嶺南之華風也維時屆公初度

之辰邑人士式歌且舞條列德政令童子十人人持
一炷歌一詩于階下復遍城中香火頌且祝焉皆前
此未經見事亦足徵公之至德感人而民德之不偷
直道在人心天下事之可爲舉于斯可推也予年垂
八旬克隱岩端謝徵聘于當路不次矣以外孫卜馬
灼攝辱陵司士詢及姓字並索生平著錄公餘點評
見賞遂物色到山中相去數百里顧復如屢下氓植
茲千秋令節闔邑士大夫介外孫屬予紀實爲公壽
古稱關西楊氏四世三公功最盛爵最尊而其原始

于救雀一事皆其好生之德有以感動乎上蒼百福是適若持券而償也况公之存活饑民事與富公相同而文治之優又與武勇廓清者相埒其受爵于朝受祿于天寧有量哉予雖不談天下事乎忝附外史敬爲公列傳以與漢唐宋各臣競爽云

伍相菴壽叙

嘗思聖人之言至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惑焉必如是然後知人人不可知矣安得盡天下人一一詳審若是哉曰此非概爲天下人一一盛名

之士言又非爲道廣泛愛者言爲平生耐久之交老而彌篤熟諳而洞悉者一二人言也吾乃今然後知伍公相菴矣公跡遍各勝聲氣遠孚而于予似篤予亦畧從天下士大夫遊獨篤于公自尊公滕侯大人結言于予公遂以柳州先友之誼見收予因爲忘年交今可三十年相看皆老伴手持郭有道六十名家一卷公實異等予年七十又五公年五十遠近士大夫爲公壽屬予言予正思爲公言不敢辭也夫人生五十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大半矣前此之在我者既

著後此之在天者可卜矣公負宿慧擅蚤譽下帷勤
斂家積萬帙詳確靡遺每予一字或譌輒代點竄質
疑問難數百里往復如同研席園居接應如理繁劇
日不暇給而下筆造次累幅不可了與人交表裏洞
達晨夕素心賴以舉火者不勝數四方乘傳及擔簦
而至者無虛日投止如歸他如排難解險然諾不侵
一與尊公大人不殊予每怯其肆應而公無稍懈也
視人者視其所不取視其所與公以獨善之身澤加
于衆持公所行事以問諸世其誰曰不然而因以溯

其所由來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不量力不隨緣
則善不可爲爲之必不由中久乃敗矣伍氏以三不
朽名家青箱纍纍不啻江表七葉勳伐爛然紀在大
常至藤侯大人而式廓其風公乃循循爾雅以世其
業其天授與人力同符今其墳麓聯翩義獻倡和王
樹綿綿未有艾也是以非有求焉而人日至其門非
有畏焉而人不失其色非有得焉而樂此不倦蓋中
心安之矣四座嘗滿春風遶席入其門者如山陰道
上應接不暇人生天地如此受享而不克安將載馳

載驅不遑啓處而安乎抑蓬華重扇集枯酌泉而安也予且觀公察公以語諸人又誰曰不然遠近士大夫果以予言爲然則以是壽公可矣夫此則五十以前公之大半事也汾陽西平皆在五十後大展小者若內史之書達夫之詩名家皆在五十後後此者伍氏三不朽再見于公天或假予年以視以觀以察乎予年七十時曾白爲文以壽相菴與予耐久之交不作他人觀古所謂第二我也爲相菴壽並以自壽

劉翁壽敘

古鄉先生之令望者閭里上其蹟于州邑獲旌表例也壬寅秋劉公元白先生年七十廼自邑令長偕司士僚屬率華士大夫徵予言爲壽則甚盛事往古未有也又十年壬子公入十予亦近七十矣士大夫復屬予爲壽予思人生上壽百年中壽八十行年至八十而天之授人者厚人之望于天者亦厚矣親知輩考詳其生平之應得于天者以爲頌因迂休于天之未艾者以爲祝斯鄉里甚盛事乎公起家爾雅博極羣書著聲菽苑受業其門者如林門以內皆詞流羔

鴈塢堦皆奉公家塾以克振射策先朝弗屑就以高
隱稱皆七十以前事予既蚤言之謹言夫七十以後
者十年屏跡城市不預應接有如宋令艾矣層樓隔
俗不窺園舍有如陶貞白矣若其旁搜綜覽細書注
批似洗道人造次箋劄語必經典似管幼安則仍與
七十前不殊也卽君端人業日益進而閉關下帷初
烜其光頃乃能不用其光凡此皆公之承天與天之
厚公者種種與年俱殊也其尤爲公慶者今春篤生
長孫今漸解笑語嘗甘毳克岐疑公殊自喜里中咸

爲公喜公之澤自是長矣予因是有遐思焉古養老
者酒豆周密大約自七十始而子輿氏蚤及五十蓋
聽民自爲養也迄漢概賜天下壽者爵一級此豈可
給之惠近代庠政弗舉雖百年九十莫問俟其子若
孫之賢且顯者然後隆以封贈不失民自爲養之旨
公之積慶在子若孫不蔡可計也古人以八十大有
爲于天下者茲泉子牙而後指不勝詘也公雖不談
天下事乎受福于天安知不自八十始也哉予忝夙
契頃復結好公其勉勉焉十年後予再三擲管爲有

斐君子頌九十焉

徐荆菴壽叙

天實生才古稱天人則才人也當今世而有古人則好學人也人非無故而好學猶之天非無故而生才皆將有以用之亦既異才亦既博學而不卽用用之而不大則必且壽之以年又非無故而壽一才人學人也武公九十有五之前其學弗傳汾陽王六十以前一邊鎮虞侯耳蓋久而後大也然而李白之識汾陽于四十前亦猶武公之夙知而暮成當其未及用

用未及大而識者早見其然則可與知者道耳予年垂八旬閱人多矣因以是推服荆菴先生徐公因以是壽公公之年纔四十有四始筮仕授華容令而予知公之用必大必久因以知公之年必壽而昌曰此天上石麒麟徐氏故事予雖辱公之知要不至阿其所好也憶二十年前天下競傳東海荆菴先生則爲其翹楚藝林擅持選政作廣大教主耳嗣是後轍跡遍天下識益博蓄益厚閔中肆外而不能自制不解何故帶甲彌天養晦待時而後乃今得爲華有甫下

車卽臨吾廬造次相觸光芒若連城之珠歎唾如萬斛之泉凡予所揣摩沉唵搜發古今自以爲得人未有者公若一一爲予湧而出之予乃河漢罔極矣華幅員方六七十耳厥田下下厥賦上上苦寇苦兵旋復苦歲城似虛舟野皆旣脫戍亡不啻荏苒庚癸亟如咆哮公至則手書以集鴈人跡畧通捐橐以弭鴟馬戎潛解亡何春陵五十日而簿牒二百何以支吾加以荊州數百里而貸役再三豈堪假借諸皆請罷請停請減請緩人盡受賜而莫覺事皆有法而無痕

若其裁冗革弊發奸摘伏其緒餘矣奴無叛主盜莫拾遺七日之兩觀凡幾三月之五教大行判案則奇文欣賞奏草則至言競誦質經問字者晝三接而人如有獲俾筵俾几者漏幾更而事罔或弛又復以其餘暇條陳便宜遠助帷幄當路迫致之左右華邑遙承其恩威計自二月至八月而風移俗易事事改觀矣適會初度華之人屬予言予思天下之患患在知者不爲爲者不知也知而不爲者無功由其短于才爲而不知者得過由其寡于學公以天下才治一邑

以千秋之學應一日無惑其萬舉萬當旋至立效恢
乎有餘矣昔者多能如尼山博物如公孫成子而魯
與鄭皆先怪而後可何華之人獨蚤見歟抑華之解
懸倍于古故當事者功速于古乎予嘗妄自擬于古
人獨公以爲不妄公實知予予亦智足以知公公之
才與學倍于予則遠過古人予卽以古人壽公曰此
非無故而壽者武公九十有五汾陽八十有五何見
今人不如古人也哉且夫七十古來稀予旣過之矣
何況天上石麒麟耶

蔡賜之壽敘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旣望蔡公賜之七袞里中士
大夫製供帳屬予文言爲壽謝不逮似未敢公言也
明年庚申七十二予稍長則七十又四屆公初度擎
舟攜觴拜手而爲同心之言曰人生十五成童則遊
聖人之門學聖人之學前此六十九年不可階而升
至七十而若是班矣何也其心無多則所欲無幾不
復遊方之外則無矩可踰也敢以予度公因爲公祝
可乎予先祖妣產于蔡予故蔡所自出公亦吾家所

自出厥配偕老亦吾家也卽君又予姪聳亦旣世相
好矣平生出處大畧同之今日者拙指華封之祝可
一二數也少皆食貧長乃差給詩書園林足自怡亦
不大饒差強中人之產皆不富則不多事又皆一男
則不多慮所望于蒼蒼者多壽不辱或保無他耳公
結廬人境坐上嘗蒞尊中不空予入山較深戶外屐
亦不乏予屏跡城市公時或乘輿往來然皆爲當路
所重車馬到廬門垣皆未閉而其不至偃室則又同
也予三十後髡頂被衲著僧史及人外語錄公亦構

精舍禮佛供僧持戒放生公循循溫溫與物無競老
而彌恭里中以長者稱予亦遇人告忠相勸以善而
好事者謂予筆舌賈咎予實自省自信其不然唯公
亦信予之不然此則同而不同不同而仍同者也噫
嘻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爲予兩人言乎予兩人頂
骨皆高寸許中夜加飡卓午熟睡人言壽徵也予髮
盡白齒落再生而公乃二毛全齒蒼蒼者或假以年
未可知則所同望于蒼蒼者無多矣予男甫有室公
卽年過半百五女成行而皆亟亟抱孫此則無幾之

欲庶幾從心耳己未夏有句爲公祝云總因後日長
濡滯造物恩今再爲公頌之可乎且夫我等學爲聖
人七十而若是班矣前此六十九年之非應思補過
則雖百年恐仍不可企及也八十九十多乎哉

李邑侯壽叙

鄉大夫分符典宣州郡則奉公宜民其至德要道矣
商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上爲天子言也春
秋傳曰敏以事上必能養民其上爲公侯言也迨封
建廢爲郡縣則守令責在牧民而以諸當路爲上自

昔人主亦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爲守令地蓋無可
諱也雖然難言也爲上爲下二者有時不可得兼也
巴陵爲岳陽之首視十州邑爲劇頃分湖南北密邇
星沙傳宣在呼噏間艱瘁有加往來乘傳至者無虛
日遂寢食不遑矣爰是二十年來蒞茲任者獨梅岑
王侯以久任獲右遷此外無終三年淹者匪失在爲
下或在爲上也又或爲上故損下則非有他咎其才
實不逮也丙午秋臨淄卓菴李侯特簡來蒞予適至
傾蓋相遭幽隱畢吐表裏洞徹使我毛髮躍然有見

一大人之喜退語人曰匪斯弗任東陵自是起矣纔
三月而困者蘇玩者震弛者張前此市巷蕭然者倏
爾輻集爲改觀也當路聞其風知有餘暇屬以郡乘
公因延予日夜參訂成書則巴人聚族而頌乞予言
爲壽其治狀條列可誦指數矣明年再祝又明年三
祝予爲之逐載紀錄若碑若碣者數四今可六年于
古爲再考矣巴之人被澤者旣深予之交公亦不淺
乃自寫厥懷也自予與侯共事岳乘知其爲博物君
子則稔知其爲衆人之母矣亦未意其兼才靡弗逮

雖周歷列卿有餘也侯自丙午服官職在撫字及催
科乃至招鶚集鴻戶口日增則古司農事也而發奸
摘伏入手立判則司寇是任計戊申及辛亥司品題
造小子課多士則分司徒之任己酉大比以賢能入
闈奏司馬之績諸凡圮橋頽垆宮廟寺次第更始
丁未動大衆興大役數萬人刻期而集則具司空之
能三齊故稱天下才乃今再見歎侯起家爾雅濶疎
邊幅彷彿蘇公之治梳嚙呵色笑並爲教條而民以
和顧其信賞必罰令嚴禁止不稍貸又如滕鄆州以

兵法剗勒飢民而民以懾民懾而和則事立集百廢
所由舉也其氣足以貫終始其機宜威愛足以不測
其冰霜足以揭日月而幹理有方措止任意夫乃恢
恢有餘矣諸皆可與巴人公言者而未敢盡言何也
難言也此六年內不風而波無形而影者凡幾發而
受制迫而起應者凡幾從寢食不遑時游刃盤錯終
踰絕險會是不意蓋其難哉蓋其難哉屈茲覽揆之
辰予故不敢宣鳴而私爲公陳巴人頌公可言而予
之服公難言自昔公孫成子有君子之道四而事上

養民兼得之噫嘻何莫非博物本事哉嘗聞瀟湘洞
庭之樂聽之令人難老雖咸池簫韶不逮焉蓋先憂
後樂實移人懷予漁人也其鼓柁爲明府奏之以爲
壽抑予更有祝焉梅岑公同鄉也時異事殊予昔服
梅岑以其簡今服公以其煩簡者僅足以宜民而煩
者乃克奉公予以是占公之大且遠公之才投以列
卿大夫靡弗優其自是以事上官者立人本朝詩不
云乎公侯腹心又不云乎媚于天子微公其誰與歸

章律久壽叙

嘗閱班史古今人表及陶公羣輔錄而思才之難也
天之生才不一其位置才人亦不一才人所以自厝
又不一而尚論者取而一之故七人八儒得與四佐
五臣並列公輔觀人者觀其才又觀其器與量而持
衡乃有所不爽耳然求古人于今人則夫居仕與學
兼得之官合人與己兼善之道爲歷代公輔出身之
階惟學政司士所從來尚矣自夫子以武城居從政
之右秦漢博士實操國是魏晉後爰以三事加學士
銜至今因之官惟其人則予於律久章先生有厚望

焉吾楚人文數百年荆黃競爽頃則黃爲尤盛章氏
於黃猶潁川之陳荀而律久又陳之文範荀之慈明
也近者掌鐸松邑丰采凌厲光霽徹座琴書之暇登
臨應接荒城生妍冷署如春迎養則江魚入饌吟嘯
則芳杜盈襟庭前玉樹戶外屨滿席載暄而非寒吏
暫隱以待時遊其門者若洪鐘之待叩而大小畢應
親其教者若明鏡之鑒物而屢照不疲蓋其量有大
過人者識者咸知爲公輔器矣而且遇事有爲應手
立辦仁爲己任措施不匱諸如剏修黌宮以惠士清

除荒政以惠農種種作異量事爲上官所優異令君
所信仗士庶所愛慕而律久仍閔然伏案罔有聲色
也不又善居其才者乎茲值揆覽之辰諸門人製錦
爲壽介予友相菴屬予一言致祝予年垂八旬未通
紳籍老智髦及久疎搜覽仕與學兩不居一何足以
窺其高深亦惟舉目前旣著之能事測後來耳先代
肇興若青田浦江諸大儒皆先領學政繼爲一代名
臣之首今 國家鼎造四十年邇更銷甲崇儒制作
更始律久適應運以仕學兼優之身從此成人成己

攸往利亨正羣輔中八儒而四佐五臣者予自分七
人之一耳亦猶陶公留意公輔時時拭目人世他日
聞有自博士而陟三事堂仍帶學士銜者必我律久
也青田浦江再見於今其尚以山中老人爲持衡不
爽也哉

金太公太君壽叙

人之有得于天者無問大小蚤暮各自慶也而論者
每以人事驗之詩曰宜爾子孫又曰宜其遐福皆人
事也凡事之不宜然者後天而人不解其宜然者先

天而人前知者也前者既驗而後此者乃若持券而償矣南平與容城隣比桑梓共之金氏其望族也世宅在水之湄林木蒼然人煙如市三百年青箱纍纍經亂則聚族爲營寇至不犯順治戊戌去今二十餘年予訪老友端子拜其尊公大人琴書爾雅彷彿鄭公鄉也時晉侯甫成童未相見端子亟稱之因言其尊公紹漢長者也綜學績文不啻李氏書簾而家訓詳整課誦諸子不假外傳又如眉山昆仲父卽爲師予聞而心動久矣癸丑晉侯薦南宮與予邂逅相見

于星沙庚申予攜小兒應童子試再見于岳陽少選端子至遂羣羣作舊人晤對久之晉侯仝令弟函其太公太君素履以丁巳雙壽六袞子若孫玉樹盈階自慶也句予一言予受而竟讀然後知天人應感未或爽也有責償于天而天應之者祈年而有秋雩雨而得雨是也有無望于天而天應之者葵韭有日日高而榮蕉非有耳雷動而發放生之池雀巢其林感在此而應在他也太公之訓子嚴而子賢課子勤而子貴責償于天而天償之者也公之身捍父輔得免

于火以孝稱撫伯氏遺孤昏嫁如子以弟稱刑于太
君位正乎內終和且平族無閭牆里不終訟間推人
宗塾字文範積善而慶隨之非有望于天而天應之
者也聖人之言曰善必先知回意二十年前聞而心
動者不殆前知矣乎前者既驗而後此之慶尤意中
事矣今其年甫六十所得于天者大矣蚤矣予長于
公一紀六十始舉一男今借乳媪來應童子試亦殊
自慶蒼蒼者難塞人望故遲而小之而人乃易足何
况大且蚤如公平錄此壽公爲公慶並自慶博益氏

世澤堂一粲

李翁壽叙

史稱活千人者當封侯爲延世言也養生家以廣揚
道多行善爲進境則壽人者天乃壽之卽延年在是
矣南陽甘谷之水初聽外人汲取故其年以百計後
稍禁則漸減雲牙子參同契劉安火蓮金語多不解
厥後箋注者數百家靡不黃髮令終此非廣揚道之
證歟道廣而善莫大焉陰陽分布于西南東北爲水
火而總納于中央故五行皆變爲金民非水火不生

活至變爲金而活人無量矣惟金不壞則壽人者先
自壽也李君積善累業而世治岐黃功德久在人間
其族姓著聲菽苑者代不乏人而君不遷其業其卽
君二人皆慧而能文君令其仍以儒術通于醫故其
醫不妄臆不行險和而穩發而皆中遠近信任焉人
之至其門者無問貧富畢盡其心道里險阻必以躬
親不惜跋涉時或策蹇代步遇便布施故人恒愛而
敬之頃年來田園兒女頗足自怡而不憚此煩語曰
爲善最樂予知君之樂此不倦也予年長于君自舞

象時卽與用

一亂自坡入

山山南山

山茲三百六十甲

子之辰爰贈

爲壽

而屬予言宋

儒云不得爲相願得爲醫岐黃之術遂與臯夔齊等
于天壤凡以功德在人故也予讀書萬卷秋毫無益
于蒼生六旬空老無有而問者何如李君大行此
道人人祝頌也哉雖然予之輸李君者以道不行也
若夫蒼蒼者爲之延年且延世則當與齊等矣何敢
多讓焉

瀕園遺集 卷四 終

三

藏



